



良心茶遊記

半坡老寨茶王樹

我們在竹林寨逗留一陣後，就繼續朝茶王樹所在的半坡老寨古茶園步行進發。從竹林寨到半坡老寨約有5公里林間小道，穿過南糯山區最古老最大片的古茶園。在南糯山所有村寨中，半坡老寨是名氣最大的寨子。因為那裏有一棵舉世矚目的茶王樹，來自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國的遊客，來南糯山幾乎都要去半坡老寨看看那棵茶王樹。因此半坡老寨幾乎成了南糯山的代名詞。

走離布朗人竹樓不遠，我們就進入了一片深不可測的古茶樹林。陪同說這是竹林寨的古茶園，竹林寨有古茶園1,200畝。竹林寨古茶園連着半坡寨古茶園，半坡寨古茶園有3,700畝之多。兩寨的古茶園連在一起，形成了西雙版納甚至所有普洱茶區最為廣闊、最具古韻的古茶園。在竹林寨古茶林中穿行，好似走進了茶樹的迷宮。我邊走邊看那些古老得彎腰曲背但又頑強不屈的老茶樹，深深感到了歷史的滄桑和生命的可貴。坡越來越陡了，陪同說這表明我們正邁進半坡老寨的古茶園了。古茶樹生長的斜坡都比較陡，下面盡是些枯枝爛葉，走起來很費勁，許多地方只能「爬」，甚至必須手足並用。半坡老寨的古茶樹比其他寨子的更顯得老而彌堅，不少古茶樹上碗口粗的叉枝彎來盤去長成一個個圓圈。陪同說一個樹圈要200年才長得成，這樣看來，那圈就不是簡單的樹圈，那等於是記載南糯山歷史的U盤。有些高大的古茶樹上架着採摘茶葉時搭的木梯或架橋。古茶林中有不少高大的喬木一樹擎天，好似守護這片千年茶樹的衛士。據陪同說，茶樹



◆作者觀賞新茶王樹。

作者供圖

有高大喬木混生，茶性中才含明顯的野韻。在歷經數百年歲月磨礪的古茶樹間行走，看着盤根錯節、滄桑遒勁的古茶樹，才真正感受到了幽遠古樸的茶韻。新芽與老葉共生，茶花與茶果齊長。斑駁的樹幹上，布滿不計其數的寄生苔蘚。茶林中的鳥窩，儘管粗糙簡陋，卻日日夜夜吸吮天地之靈氣、披戴日月之光華。

越來越接近半坡老寨了。半坡老寨位於南糯山海拔1,550至1,650米之間的半山腰，是一個純粹的哈尼一族寨子。當地哈尼族人稱「半坡」為「朝響」，意為能聽見瀑布聲音的地方。看來哈尼族先人在此建寨之時，此處應該有比較大的瀑布。據說哈尼族人建新寨選址的第一要素就是要有潔淨的水源，他們稱為聖泉。半坡老寨雖然建在半山腰上，但因為保護得好，古樹參天，森林茂密，溪流潺潺，有許多典型的熱帶雨林奇觀，好比一個天然的原始森林公園。半坡老寨是一個被千畝古茶樹層層圍裹的寨子，住戶散居在山坡上的茶樹和鳳尾竹之中，房屋依山而建，錯落有序，所有的房屋掩映在茶樹之中。

穿過半坡老寨古茶園，終於來到世界聞名的南糯山茶王樹地頭。但陪同告訴我們，現在的茶王樹是2002年由當地認定的新茶王樹，真正官方認定的老茶王樹在1995年就枯死了。新茶王樹高5.3米，樹幅7.5-9.3米，主幹徑76.4厘米，據稱是樹齡已達800年左右的大葉種栽培型大茶樹。新茶王樹雖然是身在半坡老寨，但茶王樹的所有權、採摘權卻屬於竹林寨，因為竹林寨是從半坡老寨分出去的，土地跟着人走。目前這棵茶王樹及所在古茶園的承包人和採摘權擁有人叫開才，他家在竹林寨。這棵茶王樹周圍拉上了簡易鐵絲網，鐵絲網的一面有塊簡陋的小小觀光地。遊人只能在鐵絲網外觀賞照相，不能近前動手採摘撫摸。據說為防止有人偷採，主人還安排家人輪流看守。我舉目仰望眼前的茶王樹，樹幹不粗，枝葉稀疏，並沒覺得有多少王者之氣，反覺不如一些隱形在古茶林中的老茶樹那麼遒勁挺拔，盡顯英姿雄風。

看着新茶王樹，我不由想起陪同介紹過的老



◆半坡老寨古茶園。

作者供圖

茶王樹。老茶王樹也生長在半坡老寨，由雲南省茶科所研究人員於1951年12月發現。樹高8.8米，主幹直徑0.83米。經國內茶業界許多專家學者進行多學科綜合考察論證，最終根據樹形以及哈尼族的世居民族年份推斷，茶王樹樹齡達800多年，屬栽培型「古茶樹王」。這是我國有茶史以來，第一棵有年份紀元的茶樹。這棵純粹栽培型800年茶王樹的發現，證明了「中國是茶樹的原產地，也是最早利用茶樹的國家」，意義非同一般。1990年12月，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親臨南糯山參拜「茶王樹」後，欣然揮毫留下墨寶「南行萬里拜茶王」。可憐的是，這棵茶王樹雖經800年風雨歲月，從宋代至今都能傲然挺立，卻終究經不起現代人的商業操作和旅遊折騰，不幸於1995年枯死。近千年的輝煌，到如今連那截枯幹都不復存在，只留下一個土洞，供後人想憑憑吊，徒讓人唏噓悲嘆！

近些年來，一撥又一撥訪客向着茶王樹匆匆而來，僅留個影後就匆匆離去，彷彿千里迢迢趕來只為拿看茶王樹回去炫耀。絕少有人在此駐足，回味思考些茶林中的春秋、茶樹後的文史……但是炒作老茶王樹的新聞故事仍舊在不斷翻新。據說老茶王樹遺址坑旁2米處還長着一株幹徑超過20厘米的大茶樹，是茶王樹的兒子。於是就又有許多寨爭老茶王樹遺址的版本。據老茶王樹遺址的現在管護人確和說，老茶王樹最早確實是半坡老寨的先民栽種，但後來茶王樹所在茶地多次轉手，1947年半坡老寨的地主因搬遷去石頭寨，將茶地賣給了半坡新寨的人，再後來姑娘寨的茶農用4.5畝水田換走了茶地。要知道那時候還沒有所謂茶王樹的稱謂，茶王樹只是老茶園中的大茶樹，那時候普洱茶不值錢，古樹茶比台地茶還便宜。確和家在姑娘寨茶王新村，對面正是老茶王樹生長的茶園。他1995年在老茶王樹仙逝後接手了所在茶地，20多年來默默守護着老茶王樹留下的子孫後代。

他鄉

◆王柏榮

時代的結束 時代的開始

——大變局中的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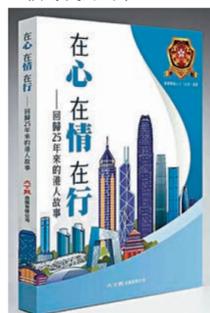
最近內地發生的事太多，彷彿「身世浮沉雨打萍」，嘩嘩啦啦打在船頭，連招呼都來不及打就向「晚來風急」一路狂飆。爭議和變革伴隨着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不免讓人摸不着頭腦。或許真的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我們要面對「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了，不過至少目前，我們還都站在岸上等待着、觀望着。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逝世，是最近震動中外的大事。在內地，許多網站都已自發地將頁面換成黑色；對於香港人來說，「江澤民」的名字有着不同尋常的意義：如果說97前後的香港是在金融危機和政治危機的大潮中跌宕起伏，江主席就像一雙從內地伸出的大手，保障了香港各個方面的平穩過渡。得知江主席逝世後，很多港人都自發來到中聯辦門前獻花，那是一種樸素的哀傷，更是對一個國家領導人發自內心的喜愛與敬仰。在他的身後，一個時代的大幕緩緩落下，面臨着太多不確定性的我們將迎來怎樣的挑戰呢？

大概只有鼓着勇氣繼續向前吧。說到向前，最近內地的許多大城市都極大地放寬了防疫政策，這似乎是一個特別的新變化。現在在北京，除了吃飯、去網吧、唱K等，出入都不需要核酸，得了新冠也不需要如何強制隔離了。看起來，一個新的時代真的開始了：我們終於可以告別日復一日的核酸、健康碼，掉頭重新享受生活了。可從北京目前的狀態來看，病例增長的速度過快，也使得城市的管理與協調出現了困難——大家似乎被更大的不安全感籠罩着了。經歷了幾年的

防控，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疫情治理的平衡？這是個太難說清的話題。但新的時代既已拉開，恢復便指日可待。依照香港的經驗，解封後的彈性發展會對2023年的經濟形勢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而內地與香港的逐漸接軌也將為兩地都帶來更多的可能。

在這個12月，我似乎在幾年間第一次參與到了「時代的變革」中，有激動，有開心，有悲傷，有迷茫，更多的是不予置評的不知所措，但也有許多期待。畢竟，從更大的歷史角度看，我們今天經歷的一切同一閃而過的幾十年比，不過是滄海橫流中的一粟。前些日子整理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同仁的文章（就要成冊出版了！），看到他們講述自己的「北漂」故事，可以有許多類似的感觸。汨汨香江水，濃濃同胞情。這本小冊子記錄了數十位香港同胞情牽京港，心繫桑梓的故事，作為協會在年終歲末送給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賀禮，我們希望能以筆墨記錄當下，我們更歡迎有志之士加入我們，讓我們一起努力，用文字和行動迎接一個又一個時代的到來。



◆協會出版成冊的書封面。作者供圖

施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望江南

施學概鞠躬

燈燭滅，詩寫對誰吟。
古道青梅親竹馬，
長亭薄尾寬知音。
回憶寄天心。

憑欄望，幾度夢歸舟。
暮雨寒雲千點滅，
悲歌灼火一心愁。
孤坐獨眠休。

卿有約，常願立庚門。
問學相知貧富忘，
讀書交態妹兄醜。

題葉月招魂。
註：海尾係我與愛妻考員梁君度陳嘉庚校主創辦的集美學村讀書所在地方的俗稱。
壬寅十一月廿五日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歷史與空間

◆楊永年

「天使」由來的又一說

若問「天使」從何而來？相信很多人都會說從西方而來。「天使」絕對是西方文明中的一種符號型文化，會說「天使」是《聖經》中伴隨那個大神耶穌的誕生而來，至今還是聖誕節中最受歡迎的飾物，會說「天使」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各國畫家和雕塑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題材，至今還在羅浮宮、大英博物館、大都會等藝術聖殿中牽動世界的眼睛。

考古學家將「天使」的來路理得更遠。確認其稱謂來自古希臘文。指出這類長着翅膀的人物形象，在受希臘文化影響的羅馬帝國的龐貝古城壁畫中出現過。這一時期在尼祿皇帝治理下的羅馬，開始興建大型宮殿建築，新的建築空間和裝飾藝術開始流行。在建築天井和壁面上經常繪製有翼小天使形象。同時期的一些大理石棺槨雕刻也繼承該種內容，出現了「有翼童子」手持死者肖像的作品。而稍晚時期在深受羅馬文化影響的敘利亞，在公元109年帕爾米拉墓室壁畫中，出現「有翼女神」在死者肖像後托舉圓形圖的雕刻。但是（或者筆者孤陋寡聞），至今未看到西方文明史中，關於這樣的有翼能飛人物的創作母本，或者說創作的構思指向。只是從上述考古文化的敘述中，感覺到「天使」這樣的能飛人物，與死者有關連。是不是「天使」的創作構思與死者與祖先有關呢？西方文明起源中對此缺乏指向。西方歷史學家認為古希臘文明吸納了多種外來文明。那麼，「能飛的人」的意識和概念，是不是也是一種外來文明「嫁接」上了古希臘文明？所以「天使」才在古希臘文上出現。

基於此，筆者產生了「天使」由來的又一說——以現有的考古學文化為支撐去溯源，那種有翼能飛的人，可能是八千年前華夏先民中的一部分，對自己不曾見過的族群祖先的想像。是華夏先民的又一祖源記憶，表述在紅山文化中的「鴉鳥」符號。一個部落是由兩個擁有各自「祖源記憶」的「半部落」組成的遠古社會結構模式，已經是現今經典歷史學家的認知。筆者對其的具體解讀，在拙作《祖源記憶》（四川文藝出版社，2018）書中已有發表，在此不去重複。

五千多年前的「炎黃大戰」後，失敗的炎帝部落帶着他們的祖源記憶和祖先符號型文化先後向西和向東遷徙。再後，這兩個「方面軍」先後來到現今四川、陝西、甘肅、青海交界處的古蜀地，上演了「炎帝」種群的最後輝煌，也讓中國的「長江文明」得以被近現代歷史學家所認知。這段遷徙，已在近期的考古發現和歷史研究中逐漸清晰。也從新近對《山海經》等古籍的解讀中走出朦朧。更是在「三星堆

的展覽中讓全世界嘆為觀止。三四千年前古蜀的氐羌人登上了當時世界文明的頂峰。可惜後來被「大一統」的「黃河文明」譏笑為「夜郎自大」。

大約距今三四千年，站在世界文明高地的華夏古蜀文明，開始將文明成果播向世界。其路徑便是正在被歷史學界證明的「南方絲綢之路」。其身影是《史記》所載的：「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張騫見到蜀布、邛竹杖的大夏在古印度身毒國的西北方，現今的阿富汗。張騫指出大夏人「善賈市」，會做生意。現今有西方歷史學家指出，大夏指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應是雅典希臘的一處海外屬地。《史記》所指的「蜀布」應在指蜀地所產的絲綢。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主要出口產品。「邛竹杖」是什麼呢？這兒有專家講，不會是指南方絲綢之路起點成都附近邛地的竹子。但到底是什麼則沒說出個所以然。筆者在拙作《祖源記憶》中以為，邛竹杖是古蜀人溝通天上祖宗，乞求福佑的「天梯建木」的大眾版。是沿南方絲綢之路遠行的那一支支商旅中，作為隨行巫師乞求祖先福佑一路平安的法器。這樣的「祖先」應是古蜀第二王朝「柏灌」中指向的長着鳥首、長着雙翅的「飛人」。由這樣指向而創作的造像，出現在三星堆田野考古和民間收藏中。

古蜀啟始的南方絲綢之路的中段在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古稱「身毒國」。身毒國對過境的古蜀商隊信奉「會飛的祖先」意識是有記錄的。距今3,500年左右，古印度有個「吠陀時代」。這個時段也是中國古蜀的三星堆文明興起走向繁榮的時期。古印度吠陀時代的史詩《梨俱吠陀》說，有一種叫作「牟尼」的人，蓄長髮、着髒衣，外衣是褐色的，飛行空中，喝飲毒汁。對此，筆者在拙作《祖源記憶》中的解讀是，這個「牟尼」便是古蜀商隊中可作法請祖先平安的巫師。其形象和行為與《梨俱吠陀》的描述是合拍的：一、蓄長髮是古蜀氐羌「披髮」的招牌式髮型。這在中國的古籍文獻和古蜀的玉（石）雕像上有多處披露。二、所謂「飛行空中」，是古蜀人將其祖源指認為「鳥」的暢想。《山海經》就有處處這樣的說法。三、所謂「喝飲毒汁」，這是「嚴守素食」的古代印度人對古蜀人喜好辛辣的「酒」的誤讀。古蜀人好酒在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物證。

這支由「飛行空中」的祖先護佑的古蜀商隊最終走到什麼地方呢？或者說曾經在大夏出現的「蜀布」和「邛竹杖」負載的

「飛行空中」「會飛的人」的意識，被會做生意的大夏人最終帶到什麼地方？古埃及、古希臘和古羅馬。對此，研究者指出：「西方考古資料也說明，中國絲綢至少在公元前600年就已傳至歐洲。希臘雅典的一處公元前5世紀的公墓裏發現了五種不同的中國平紋絲織品，而中國絲綢早在公元前11世紀已傳至埃及。到公元前四五世紀時，中國絲綢已在歐洲流行。」以這樣的時序進行邏輯推測，「飛行空中人」的長翅外形，以及來自祖先（死者）的福佑功能認知，應在前述古羅馬出現「有翼天使」之前，就可能隨着中國絲綢在愛琴海沿岸傳播。古代華夏蜀地的「飛行空中人」，就有可能是古希臘出現「天使」一詞和古羅馬創作「有翼天使」的源頭。

歐洲雅利安人東遷，或者歐洲十字軍的東進，可能把「有翼天使」的文化符號也逐步帶到東方。前些年，巴基斯坦的考古人員在斯瓦特河谷展開田野考古工作，在壁畫中發現了「有翼天使」形象。這是在隴底羅地亞的首次發現。隴底羅美術被認為是東西方文化的「混血兒」，融合了印度、希臘——羅馬文化，還間接受到波斯文明、山地遊牧文化影響。或許這樣的由中國母本「飛行空中人」孵化出來的西方文化符號「有翼天使」，經貫通中西、西亞大陸的「北方絲綢之路」，陸續回傳到中國。1906年外國人斯坦因在中國新疆米蘭發現了「有翼天使」形象。1989年中國人王炳華在新疆米蘭也發現兩身完整的有翼天使。這些應該是佐證。

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對回歸的西方「有翼天使」或許是作了「洋為中用」的一番改造，起初，「天使」的翅膀在唐代的「飛天」中飛了好一陣子。或許另一類保留了雙翅，但將美好的面孔變為猙獰，「天使」成了佛教中的一位護法神。到了世俗社會倡盛的宋朝，「天使」去了雙翅變成「童子」。作了新理學核心「孝」的一種物語，「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童子成了全民的首位乞盼與祈求。到了清朝，無論盛與衰，都在追求美好，由「天使」演變的「童子」得名「福娃」。「福娃」所物語的「美好」，伴隨中國人前進的腳步，從昨天走到今天，走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吉祥物上，讓中國的「天使」福娃去福佑當今世界。



◆羅浮宮的「天使」雕塑。作者供圖

詩詞偶拾

◆申寶珠

冬至（外一首）

北風送來一場雪
荒野就送一樹梅
雪地送來兩行腳印
我就送一樹花香
我以所有對所有，忠誠對忠誠
倘若，這些還不行
請嚴寒次第綻放，翻飛出隻蝴蝶
以虔誠對虔誠，覆蓋對覆蓋
我要與一場雪
默默相對
淡淡擁有

冬樹讚

樹葉一片片，朝下落
樹枝依然，捧着一個個鳥巢
好像暖陽裏，犄角存兒
捧着的橢圓形的碗
看！那棵槐樹，即使
匍匐在地
也緊緊抱着漏風的巢
竹籃打水一場空，也沒什麼
瘦骨嶙峋的母親
也要抱緊懷中的
襁褓

